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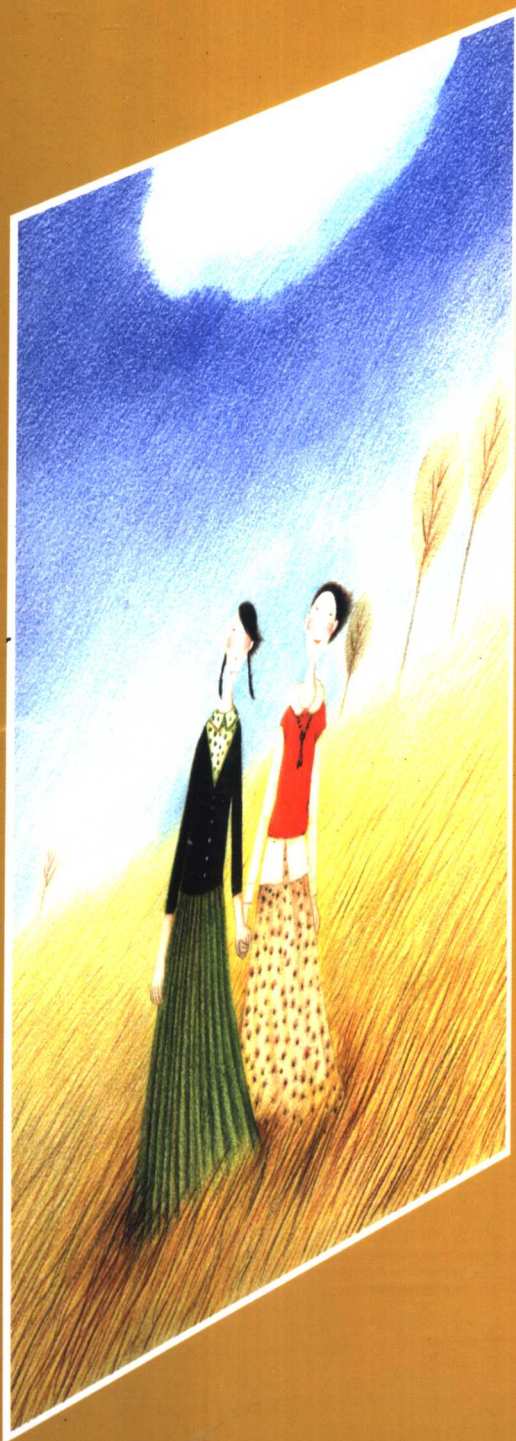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此时
小说文丛

435 女生 宿舍

邹凡凡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邹凡凡 著

435女生 宿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435 女生宿舍 / 邹凡凡著. —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. 8

(“青春此时”小说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346 - 3970 - 8

I. 4... II. 邹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1152 号

书 名 “青春此时”小说文丛
——435 女生宿舍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网 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(高淳县开发区双高路 178 号 211300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 插页 10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46 - 3970 - 8

定 价 16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邹凡凡

曾是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全国第一名
曾作为“中国青少年代表团”十名成员
之一出访国外

如今她跨越南京、北京、巴黎三地
对文学对青春依然有不倦的依恋
那些梦想那些驿动那些隔膜那些错失
盛开如华年

邹凡凡用她的故事
为年少青春的日子饯行

联系方式fanfan_zou@hotmail.com

个人空间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agathazou>

《此岸·彼岸》 张晓玲 著
 《十七岁的夏天》 林彦 著
 《435女生宿舍》 邹凡凡 著
 《黛绿色的好时光》 赵菱 著



责任编辑：章红
 绘图：赵敏
 装帧设计：陈泽新

第一章

校园位于大北京的西北角，因为中央有公路穿过，被分为东院和西院，两院之间有地下通道相连。

九月初，大一新生报到。校车从早到晚跑着，从城市另一头的火车站接来新生，撂在东院门口，又急匆匆再返回火车站去，一趟一趟没有停歇。

当然，不搭校车的新生，也是在这一天赶过来。

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到东院的，进门都先看到主楼，它像只庞大的八脚蜘蛛，沉甸甸地匍匐着。越来越多的新生堆积在主楼前的广场上，寻找自家院系搭建的台子，报到、画押，同时，要在台子上查出自己的宿舍号——得先赶去宿舍，才不至于总拖着长串的行李。

老师、工作人员、新学生、新学生的亲戚朋友，还有

很多本来与事情无关然而经过时非要停下伸长脖子瞧瞧热闹的老生，整个主楼广场喧闹得如同一锅滚沸的骨头汤。可是遵循惯例，校园广播大喇叭里还锦上添花地播放着《运动员进行曲》，一遍又一遍播着，所有人的声音不得不又提高数倍，九月变成了三伏天。

暂且离开热闹的主楼，沿着它西北边的那只脚向前走，经过一条梧桐夹岸的小径，看见一溜三幢、一式一样的宿舍楼，楼与楼之间的空地都由自行车棚填充。

最靠外口的第一幢楼，门廊上有一个朱褐色的圆圈，圈着一个同色的阿拉伯数字“4”。“4”下边挂着一条雪白簇新的横幅，大书“四号楼欢迎新同学”，几个字亮得晃人眼。

这里门前虽然人也不少，还比平时多出些出售日常生活用品的流动小贩，但比起主楼来，已经安静了许多，尤其是那高亢的《运动员进行曲》，传到这里，只剩下些咿咿呀呀的强音符了。

从对面相望的两个大布告栏中间走过，登上一小段台阶，进入四号楼大堂，可以看见校友捐赠的堂皇的大镜子，还有一面对各宿舍进行卫生评分的小黑板，黑板上画满格子，列出从一楼 101 到四楼 450 的所有房间号。

离黑板不远的墙上，凹进去两扇活动小拉窗。小窗后

边，自然是宿舍管理员的领地。四号楼的管理员碰巧姓管——这管大妈是模范管理员，此时此刻她的小房间里，还有一位见习的副管理员钱阿姨，正在管大妈身后观察她的行为举止，从中学习。

这时钱阿姨听见外边有争执声，便起身踱到窗户边往外瞅。原来是一位怒气冲冲的家长，他刚从流动小贩手里给孩子买了个塑料盆，把先前手上拎着的三个塑料兜子盛在盆里，捧着盆向楼上走，结果还没到二楼，盆底就咔嚓一声裂开来了。

“纸糊的还比你这盆结实呢！”家长嚷嚷。

小贩辩解道，这盆不是用来盛重东西的。家长说，就是一盆水也比我这三个兜子沉啊。

于是一方说要退钱，另一方说换个盆吧大叔，争执不下之际旁边的家长和小贩前来劝解。一阵混乱之后，钱阿姨看见家长到底还是拿着个不同颜色的盆出来了，便又踱回到管大妈这里。

“真乱！一年到头最忙的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了吧？”钱阿姨揣摩道。

“一点儿不假，”管大妈说，她俩都是一口绕来绕去的北京话，“比大四学生毕业的时候还忙，还乱！毕业是往下减人，这可是往上添人！外边毕业的都像逃荒，横竖不管不顾了。这些刚进来的，可是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清楚，

况且还有家长……”

钱阿姨接口：“家长比学生更烦！”

管大妈说：“可不是嘛！一幢楼二百来个新生，您算算多少家长？都跟鸭子似的。”

停了会儿，管大妈接着传授经验：“全楼的学生，谁是谁，还都得记住啰！”

钱阿姨吃了一惊，说：“都得记住？”管大妈说：“每间房四个人，五十乘四，二百间房，八百个人……至少要记个八九不离十。”

钱阿姨说：“哎呀，这可怎么记得下来！”

管大妈伸出一只手指强调：“得记住！不能让那推销的、小偷儿混进来，那些人打扮得跟学生一个样儿……”钱阿姨点点头。

管大妈接着说：“还有拿牛奶这事儿，有的是糊涂，有的是成心，张家的拿王家的，订了牛奶的拿了人家酸奶，你要是不认人，就准备自己赔奶吧。”说到这儿，她压低声音：“还有一点，咱学校宿管办，有时候为了考核咱管理员，特意找个外人，一副学生模样儿往里走，你要是没看出来没拦下，就要扣你的分呢！”

钱阿姨惊呼：“这招儿忒损了！”

钱阿姨面色有些阴郁。管大妈安慰道：“我可是一次都没让他们逮着过。跟您说吧，咱们看女生楼的要好多了，

女孩子穿戴得花花绿绿的，上来和你亲热地说说话，大妈长大妈短的，好认！看男生楼的可就惨啰，男生穿戴都一个样儿，从来不理人！”

正说着，活动小窗口忽地探进一脑袋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阿姨好，我来领钥匙。”管大妈连忙扭头面向窗口，问：“哪个房间的？”对方回答：“435 宿舍。”

钱阿姨听了管大妈的安慰，脸色稍霁，这时赶紧凑上来，把双臂搭在管大妈的椅背上，观察操作。只见管大妈翻出花名册，细细核对了姓名、系别，收了照片贴在花名册上，又收了床上用品押金，才不慌不忙打开木头小柜子，在柜门一排排钉子中找到 435 那一根——钉子上只剩最后一串钥匙了。

“哟，435 都来齐了。”她说，“大号钥匙开房门，中号开柜子，小号开抽屉。”边把钥匙递过去，让学生在两处签了名，放她上楼去了。

钱阿姨看管大妈在花名册上标注“钥匙已领，费用已交”的字样，又禁不住感叹：“八百个学生，啧啧！”

管大妈回过身来，说：“其实说难记也并不难记，您呐，得赶早——从头一天开始就瞅仔细啰！”

她抓过花名册翻了两页，说：“好比说这 435 宿舍，四个人都到齐了，都是经济金融学院的。方才这位个子高长腿长长，头发短得像小刺猬，小鼻子还有点翘的，叫袁亦

楠，上海人。下边这个是李峥，浓眉亮眼，一边腮帮子上有那么个大酒窝儿，就是皮儿有点黑，四川广汉人。”

哗啦翻了一页：“这个叫陶粒，大眼睛扑哧扑哧，怪招人疼的，可是慌手慌脚，钥匙一拿就往地上掉……她是杭州人。最后这个，秀秀气气，一张白白的瓜子脸，眉毛淡淡的，一双眼睛画上就是唱戏的旦角儿，这是尹菲，沈阳的。”啪一下合上花名册：“怎么样？有点儿印象了吧？”

钱阿姨惊呼：“管大姐您可真厉害！”赶紧要过花名册，学管大妈的样子翻动，边翻边点头。

管大妈还在那儿唠叨：“咳，刚才这几个姑娘吧，眼见着有的普通话还说不利索呢，可是您只要眨眨眼的工夫，她们可就故事也多了，名堂也多喽……”

袁亦楠是435宿舍最后一个到的，后边跟着她父母，还有一位是袁爸爸的秘书小朱。她一家子早两天就到北京了，今天原想赶个早，但是因为行李、人员、交通工具等问题，袁爸爸与袁妈妈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——袁妈妈不由嚷起来：“就你能干，干脆你一个人去好了，我不去了！”袁爸爸的五官全部皱在一处：“你怎么乱发脾气不看对象？今天是谁开学报到？她难道没有妈了吗？”袁亦楠直着嗓子叫起来：“都已经十点半了，你们再吵就一个都不要去！人家当我是孤儿没关系！”叫了两遍，方才好了。

当下一行四人呼哧呼哧把行李搬上四楼，小朱手指前边，说：“435 在那边！到了到了！”袁亦楠一听，加了把劲，拉一只箱子哧溜赶到前头去了——主角儿当然得第一个登场。

袁亦楠在 435 敞开的大门前一亮相，发现屋里明处暗处已经不知容纳了多少人，地上、椅子上、床上都有，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，整间屋子像一个快乐的工地，蓝精灵动画片里的那一种。因为人物太多分神乏术，她反倒把目光先投射到非生物体之上。

这是一间纯朴的屋子：中轴线上一张长条木桌，刷一层黄棕色的漆，往晚里估计大约是清朝时候刷上的，四张同时代的木方凳随机排列在周围。桌两侧各有一张双层床，却是铁的，一看就让人牙根隐隐发酸的那种铁。外口右手是个巨大的橱，真的巨大，倒是木头的，但是颜色却又与桌子不搭，布满大块的斑驳。对面还有个塑料脸盆架，好像很新，但是和地面不垂直。

两边四个铺位，只有左边下铺还光秃秃的，这一定就是分配给她袁亦楠的床了。学校配备被褥，只见床上放着厚厚几层褥子，是典型的军用褥子，有绿色有土黄；褥子上搁了条光秃秃的棉被子，被面是密密满满的小碎花，像一幅喜庆的风俗画——后来袁亦楠不明白班里北京同学所说的“怯”，同学解释说，喏，就是用来形容咱们的被面子

的形容词。

此时此刻，察觉到门口多了一个人，屋里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扭头瞅着袁亦楠，等待她的开场白。袁亦楠的注意力从物品回到人身上，不免感到几分心虚。正自踌躇，忽觉背后挤挤囊囊，回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妈妈一边一个探进头来，只留下小朱还在走廊里观望。这下倒给袁亦楠解了围，她满脸堆笑，自我介绍说：

“你们好！我叫袁亦楠，也是 435 成员。这是我爸爸妈妈。”

屋里边三个女孩子立刻唱歌一般异口同声打起招呼来：“叔叔阿姨好……”

父母一进门，袁亦楠立刻懊恼起来。他俩拖进来几个特别沉重的箱子，把原来就不剩多少的空间完全占满了。庞大的箱子，三个人都那么高，简直就像巨人国的。而且怎么说呢，都不像来干活的，倒像是来参观工地的。

果然，袁妈妈四下一扫，立刻凑到袁亦楠耳边，说：“我的天，这间屋硬是比你的洗手间还要小！人都站不开，还不如干脆在外边租房子住……”

袁亦楠早料到妈妈有职业病，断然不会喜欢这间宿舍，可是当真听她说出来，心里还是不大痛快。她拧了拧眉毛，刚想开口，袁爸爸的大嗓门已经响起来：

“胡说，胡说！小楠是来上学念书，不是来疗养的！”

袁妈妈说：“念书需要好环境，好环境能使心情愉快。心情不愉快，怎么念书？”

袁爸爸说：“你懂什么？这叫集体生活，人家北京的学生，家就在马路对面，还过来住宿舍呢。”

袁亦楠眼见妈妈又要开口，当机立断，重重跺了下脚，说：“二位先出去……出去出去！到楼底下等我。”

袁妈妈说：“我先帮你把帘子挂上，我看那个同学在挂……”

袁亦楠连推带送：“先到楼下……小朱帮我一下就行……”

等她转回来，发现大家的表情，就像看了出热闹非凡又似懂非懂的戏。她讪讪地，想找点话说，干脆介绍一下小朱，于是嘴一张，说了句让自己和小朱都有点莫名其妙的话：“嗯，这是……我表哥。”

晚上，家长都离开了宿舍楼。435 的四位新室友蝎蝎蜚蜚坐在长桌子两侧，重复些姓名籍贯背景的自我介绍，语气客气，态度热情，声音都比正常状态来得尖脆。

袁亦楠一边聊天一边在心中对号入座：“陶粒，尹菲，李峥……李峥学财政，我和尹菲都是金融专业，陶粒学经济学……”正自琢磨，忽听门口洪亮的一声喊：

“打扰，我能进来吗？”

进出忙碌，天又不冷，门原是开着的。四人闻声转向门口，那里端立着一位肤白体健的女同学，披肩的长头发墨墨黑，一手提一个热水瓶。她不等答话，已经大步向里走，走到桌前，放下水瓶，自我介绍说：

“我叫潘文琴，经济金融学院大二的师姐，也是系学生会生活部干事。我们系一向有这样的传统，高年级同学要帮助刚刚入校的师弟师妹尽快适应学校生活，我是专门负责你们 435 的。”

四个女孩子立刻站起来，七嘴八舌地说哎呀师姐这传统可真贴心啊！

潘文琴低头从裤兜里掏出些小纸片，说：“今天先帮你们买了澡票，马上就可以用，每人四张，你们每人给我十块钱就行，以后逢一、三、五在东院服务中心购买。还有水票，每人每月四十张，每张一角，楼下管大妈会过来统一发票收钱。”

陶粒问师姐提到的澡堂、服务中心、水房各在哪里。潘文琴要过纸笔，画草图一一解释了，说：“画得不好，大致方位如此，一找便知。哦对了，最重要的是食堂，东院有五个食堂，我个人认为三食堂的饭菜性价比最高。西院也有个食堂，但是特别小，还有个留学生食堂，又贵又不好吃。”

李峥问到食堂吃饭是不是还需要饭票。潘文琴说：“现在是用饭卡，你们看。”她从另一边裤兜里掏出张白色带黑

条的磁卡，说：“每月一日会有八十二元三角五分的补助准时自动打到你们的卡里去，其余部分自己根据情况到服务中心充值。吃饭划卡扣钱，不过一食堂也收现金。明天辅导员——咱们大一大二的辅导员是章老师，大三大四是王老师——会收押金发饭卡，押金十元。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卡，如视听卡、机房卡等等，押金不等，但都在五十元以下。”

袁亦楠说那洗衣服呢？潘文琴说：“每宿舍楼二、四层设有洗衣房一小间，投币洗衣，一桶两元，到管大妈处买币。另外有专收干洗衣服的小车子，每周在四号楼前停三次，大家可以送下去——不过我个人感觉比校外的干洗店还要贵，而且有一回我送了条裤子去，回来一摸还有点湿呢！”

又介绍其他情况若干，潘文琴指着地上的两个水瓶说：“这是我们宿舍送给你们的两瓶水，大家将就着用，别忘了明早把瓶子还到132室去。最后，最重要的，明早十点在西院经金楼一层会议室集合，分专业分班级，还要发军装——后天军训就开始了，先是一周的军事理论课，随后赶赴军营。”

大伙儿千恩万谢把潘文琴送到楼梯口。回到屋里，陶粒又说一遍：“潘师姐真好！”尹菲却忍不住噗嗤一笑。陶粒说：“怎么啦？”尹菲说：“我在想，这师姐说话，真有浓

郁的经济金融学院特色。”大家一想，都笑了一阵。

第二天，晚上九点二十分，435的四个人各自拎一对八磅重的热水瓶，浩浩荡荡向水房走去。水房离宿舍颇远，实际上因为四号楼处于边角位置，所有公共设施相对她们而言，都路迢迢水长长。

下午她们经过水房的时候，没有开门，只看见一幢平静的四方水泥房子，现在可完全不一样了。她们已经见识过拥挤的、热腾腾的食堂，可是食堂毕竟有好几个，水房只有这一个，还只有一个进出口。它周身冒气，前来打水的人群层层蠕动着。稍远处还有两个老太太，悠闲地摆着小摊，一个卖粽子，一个卖茶叶蛋和咸水花生，香飘万里。

四人观望一番，鼓起勇气加入到人群中去了。陶粒脚不沾地往里走，刚一进水房门，热浪“轰”一下拥上来，陶粒因为已经摘掉隐形眼镜换上了眼镜，一下子被水汽蒙得什么都看不见。水房里竟然连个灯都没有的，人人前心贴后背。陶粒非常恐慌，想到把眼镜摘下来也许好些，可是一手一个水瓶，又被身后的人直推着向前，连只手也腾不出来。

终于来到水槽边上，听见哗哗的水声，陶粒想，完蛋了，对不准龙头会被烫死的。紧挨着陶粒的高个儿男生，原本等着让陶粒先打水的，见她始终磨蹭，于是当仁不让，